



内蒙古
当代文学
丛书

王栋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247.5

2680

3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王栋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B

423232

WANG DONG ZHONG PIAN XIAO SHU XUAN

王栋中篇小说选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委会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9千 插页:5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380 每册:1.55元

BK72/15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王栋，1934年4月17日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喇嘛台沟村。1950年小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曾任税务局科员，宣传部干事，广播站编辑。1952年开始业余文艺创作，写有相声、话剧等。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调昭乌达报社当记者、编辑。次年入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为研究生，其间出版了短篇集《查干河在欢笑》（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多幕话剧《幸福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曾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五周年创作奖。1965年11月出席中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年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毕业回原报社，曾任编辑、副总编、党委副书记。写了反映草原“牧读小学”生活的长篇小说《草原明珠》（1975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译成蒙文，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再版），获自治区文艺创作奖。1979年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理事，赤峰市文联主席。1981年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个短篇集《猎场传奇》。长篇小说《金驼峰》即将脱稿，现正在刊物上连载。王栋同志的作品，语言清新、幽默，格调明快，是新生活的赞歌。

巴林草原百年未见的这场大雪，被勤劳的牧民们战胜了。草绿了，花红了，乳牛下了犊，母羊添了羔儿，牧业的黄金季节来到了。凤凰山下，红旗飘扬，农牧业结合的巴音和硕人民公社庆祝牧业丰收的那达慕大会，正在进行。

富于诗意的灯火，照耀着成子土万情更浓。高亢优美的民族器乐合奏的旋律，被习习的晚风吹送，舞台四周，掌声雷动，乌兰牧骑的第一个节目——麦尔舞，就要开始了。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与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的蒙汉文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老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还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涌现出的艺苑新秀。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的荟萃。丛书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将在我国

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瑰丽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七彩宝石.....	1
镶银底的木碗.....	44
牛娃上学.....	70
牛的喜剧.....	101
梅花鹿.....	185

七彩宝石

在软席包厢里

绿色的特别快车，风驰电掣，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前进。远远望去，多象一条绿色的长龙在花海里遨游啊！

安静、散发着木漆香味的软席包厢，如同一间很讲究的会客室：软绒绒的地毯，套着洁白纱套的沙发床，贴面胶合板墙壁上，充满诗情画意的木纹清晰可见，漆木家俱古色古香……真是太讲究了！

总工程师马跃进了这样讲究的地方，都有些拘束了。坐不好坐，站不好站，手扶着茶几，静立了好半天，这才慢慢地坐下了。他参加革命四十年，出差也有上千次了，除了出国援建，在国内乘坐这样的软席包厢，还是头一回。

论职务和级别，他早已够了乘坐软席包厢的这个“格儿”，但在生活上，他从来不就这样的“格儿”。他觉得，自己才是一个五十出头的人，没病没疵，出门乘坐硬板，长途睡个硬卧就满不错了，所以，即使到了购买软席包厢的级别，他也决不让国家花比硬卧多过一倍的钱，去买软席包厢客票。

这回是个例外。“马总”到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经验交流

会，散会以后，会议上是根据每个人的职务给购买的车票，总工程师当然要给购买软席包厢了。

票已买了，只好坐吧！马总多年养成一个习惯：上火车后，一不睡觉，二不找人打扑克，总是就着茶几，整理出门或参加会议的笔记。这样肃静的环境，他更要充分利用了。他坐在沙发铺上，盘着腿，把枕头拿过来放在胸前，这就是很好的办公桌嘛。

“桌儿”上放好一些比较新颖的高楼图案（这是这次会上交流的新的设计成果），认真地研究起来。

马总与别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着共同的特点：研究起问题来，那是耳不旁听，目不斜视啊！

马总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图纸，两个人的话语钻进他的耳朵：

“哎——咱这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佬儿，也享受享受这软席儿——这真是小老妈坐飞艇——大抖洋神儿啊！”

“咳咳，这是新政策给咱老农带来的福儿啊！”

“哦，老农坐软卧！”马总心中不由一动，觉得声音又有点熟，便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了一眼。

对面的卧铺旁边，有两个人正倒背脸站着往铺上放东西。这两个人一高一矮。高个儿穿着一身崭新的蓝毛料中山服，矮个儿穿一身廉价棉的确良家做制服。

“咳咳，人民铁道就是有信誉，你看这软席就是比硬席‘帅’。”那高个儿说话慢声慢语，话中习惯地带着两声干咳。话儿实实在在，象一个庄稼人。

“哎，本真是嘛！一分钱一分货，它要不比硬坐高上几招儿，谁送给他这么多银子。”矮个儿说话一字一板，喉音很重，声音总要高出两度，给人一种加重语气的感觉。

从后身看，听这声音，都好熟呀！但是稍加思索，马总又暗暗摇摇头。暗说：“不是他们，肯定不是他们……”于是把目光又

收回到自己研究的高楼图案上。

“这位领导到哪儿去啊？咳咳，噢——你在研究高楼大厦的图儿？！咳咳……”先是寒暄，后是欣赏，话中又带出了干咳声。

马总很有礼貌地抬起头来，微笑着刚要回答对方的问话，突然愣住了，两眼睁得大大的，盯住高个儿喊道：“啊，果然是你——呼噜二哥——”一高兴叫出了对方的外号，急忙改嘴，“对，振国二哥！”

“咳咳，你是马跃老兄弟！”

两双大手握在一起。

那矮个子也转过身来，眨巴眨巴眼说：

“噢，马跃同志！”

“王大队长！”马跃也认出对方，急忙把手伸了过去，“刚才我听出象是你们俩，还不大相信呢！”

这个高个子是位农民，和马跃的哥哥是好朋友，从小给地主当小工，累出了呼噜病，说话总是带着咳嗽，喘气也带着“呼噜”之声，所以，马跃叫他“呼噜”二哥。

那时候，呼噜二哥因为有病，总没大精神，个子虽然不小，但腰总是弯着，脸上没有血色，两只大眼大而无神。可是眼前的呼噜二哥成了另一个人：大高个儿挺得溜直，过去那张布满皱纹的瘦长脸，几乎胖成了圆脸，皱纹不见了，放射出红腾腾的光彩。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话洪亮，也不那么呼噜气喘了，只是还带有一些干咳声。

望着衣着讲究，精神焕发的呼噜二哥，马跃心中感叹：“这哪是那位呼噜气喘的农民呢，简直是变成一位神采奕奕的首长了……”

那位矮个子，以前是他们家乡大队的大队长，名字叫王凤。因为他说话总好把声音放高，给人一种句句话都在加重语气的感觉，所以人们又叫他“王高调”。过去他是个很福态的人，胖胖

的观音脸放着细润的油光，厚嘴唇象熟透的红葡萄。现在可能是由于生活不怎么舒心吧，两鬓斑白，观音脸变成了瘦脸，而且布满了皱纹。冷眼一看，让人立刻想起重病初愈的观世音菩萨。

“咳咳，我说老兄弟，这些年你可把二哥想苦啦！进城好几趟，都没看见你，先几趟到机关找你，不是早就是晚；到你家去看你吧，你不是去开会就是被人请去搞工程设计。后来听说你又出国援外搞建设去了，咳咳，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你，喂，对了——”呼噜二哥高兴得正要把几年的话一气说完，突然想起有事要办，忙拿出皮包，从皮包里摸出一条牡丹牌带过滤嘴的香烟，连包都没启，扔到马跃的沙发床上，忙三迭四地说：“老兄弟，先抽着歇一会儿，跟王凤大兄弟唠唠，我有点急事，一会儿就回来，咳咳，一会儿就回来。”说着，背起挎包，大步连环地走出了软席包厢。

“看来他是有急事啊！”马跃望着他那忙忙匆匆的背影，恋恋不舍地说。

“那当然，钱儿大支的嘛！他现在是吃不好，睡不着，坐不稳，立不安啊！”王凤又在加重语气地说。

“噢——呼噜二哥现在干什么呢？”马跃急切地想知道呼噜二哥的情况。

“唉——这你还不知道，现在人家可发大财了！在莲花山下，人家办起宝石工厂，不光开采宝石，还把宝石加工成各种物件。头年是他自己单办，今年国家还投了资，入股分红。眼下，刘呼噜光人就管着七、八十号，他自己每月的工资都是千儿千儿的！”

“哦，真的！”

马跃听王凤这么一介绍，心里喜腾腾的。真想不到，几年不见，呼噜二哥的变化如此之大。在国外，他也听说这二年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逐步落实，党想尽办法给农民开辟生产门路，让农民

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马跃回国以后也见到一些，亲耳听到过一些，但象呼噜二哥这样一个人——过去身体差，家庭生活那样困难，突然一下变成现在这种情景，真是连想也不敢想。马跃激动得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床前慢慢踱起步子。

“歇着吧，这么好的条件儿，享受一会儿是一会儿！”王凤说着，“腾”的一声躺在下铺沙发床上，二郎腿一翘，眼睛一眯，拿出一副真正享受的样子。他身上的尘土也没掸一掸，弄得洁白的床罩出现了土痕，尤其是他那双沾满泥土的袜子，在床单上使劲一蹬，床单上印上了泥土的足迹。

马跃看在眼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凤眯眼躺在那里，向马总问道：“老马兄弟，听说这几年你也发了——当了总工程师，还出了国，钱儿挣得更多了吧？”

马跃不愿回答这些问题，岔开话题，问起他最关心的事情：

“怎么，呼噜二哥办起了宝石厂，还有那么多人给他干活儿？”

“本真是吗，那还有假！这家伙近二年小日子过得是酵母片掺上小苏打——发得噉哩咕嚓的。现在银行里存的钱都三十多万了！”

“哦，真的！”

“没错儿，我都做过调查。”王凤得意地睁开两眼，又加重语气说，“钱儿多了，就得限制限制，这不是，这回到北京办事，正好碰到了他。我也正好要跟他商量商量，到他的宝石厂里混碗饭吃呢，这家伙非要坐硬板回来，我一看，这咋行！干脆，咱俩买卧铺吧。可硬卧没有了，说是有这软板的。他还不想买，我说买吧，有钱了，不花白不花，有福不享白不享，咱也享受享受吧！他这才一咬牙买了两张卧铺，还是软的！”王凤一副胜利者的架式，两腿又翘了翘，身子还在沙发床上颤悠了几下。

“恨人穷——吃着人家，贬着人家，阴阳怪气……”马跃心中自语，对王凤很反感。他知道，现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有

一些人对待一些人先富起来，抱有成见。有的人在开始搞承包的时候，直吹冷风，不去实践，但见有人真的搞出成绩，并发了财，他们又红了眼。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些“红眼政策”，这是小农经济与大锅饭养成的特殊心理。

话不投机。见王凤那阴阳怪气的样子，马总不想再向他询问呼噜二哥的情况。但是对呼噜二哥的深切关注，又迫使他难以坐下来静等，他只好控制着激动的心情，在床前踱着步子，等待呼噜二哥回来。

王凤眯着双眼，似乎真的进入了享受的梦乡。

呼噜二哥的手提包旁边的一个物件，引起马总的兴趣。那是一本精装的大开像片册子。

“嚯，他还有了保存照片的喜好。”马跃喃喃自语，顺手拿过那本相册。那是城里人保存照片的大页相册，红缎子护封，非常讲究，封皮上贴着四个金字：“荣誉信誉。”字写得不怎么好，马跃认出是呼噜二哥的手笔。

“嘿，这人自己还题上字了，真有意思。”马跃赞赏着翻开护封，第一页贴的不是照片而是呼噜二哥亲笔题的一句话：

“争荣誉，保信誉，为党的好政策争光！”

下面还郑重其事地签着呼噜二哥的名儿，名下盖着大印。

“哦，多么宏伟的誓言啊！”

马总为之一震。他又翻开第二页，这是一幅彩照：峥嵘秀丽的莲花山下，盖起了一座样式新颖的四层楼房，楼前停放着崭新的东风牌汽车、吉普车，穿着洁白劳动服的工人，喜气洋洋地在楼前忙碌，彩照上端一行字：

我们的厂房

彩照下面一行字：

欢迎前来洽谈业务，欢迎参观指导。

“啊，这确实是真的！”总工程师看着家乡出现的奇迹，热

血沸腾了！

第三页贴的彩照更精彩——在“我厂的产品”标题下，是七种石料的彩照。

七种彩石，形状奇特，彩色鲜艳，赤、橙、黄、绿、青、蓝、紫，色色俱全。红色的红得耀眼，黑色的黑得闪亮，白色的白得透明，绿色的绿得爽目。每块石料，又各色相交，组成奇异的画卷——有的象青山挂雪，有的象松柏迎宾，有的象悬崖垂瀑，有的象碧野花红……彩石照片下面，是一位名作家的题字：

“七彩宝石，色景俱佳。”真是恰到好处。

马跃记起，在国外的時候，一位美国友人在中国的草原新城援建牧场时，弄到一块牛角形的红色宝石，只有小拇手指大，他就如获至宝，回国以后大宴亲朋，以示庆贺。马总断定，那块宝石，就是这里的产品！

马总看得眼花缭乱了，心里充满了骄傲。

第四页在“我厂的优质产品”的标题下，是荣获省级优质产品奖的彩照。那四项优质产品，都是这个厂的能工巧匠，选用本厂采掘的石料，按照石料的形状、色彩，经过精心雕琢而成的艺术品。每件艺术品根据造型的内容，都题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一件叫做“金驼戏柳”，一件叫做“麋鹿云杉”，一件叫做“活佛搔痒”，一件叫做“牛犊望月”。件件栩栩如生，情趣横溢，巧夺天工，价值千金！

雕刻艺术品彩照下面，镶嵌着呼噜二哥一幅彩照——他胸前戴着大红花，正在领取优质产品的奖状、奖章。彩照下面，贴着一段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字，那正是呼噜二哥在领奖大会上，高举双手，当众宣布的那句话：“我们要争荣誉，保信誉，为党的好政策争光！”

“奇迹！神话！人民的骄傲……”马总望着一幅幅撼人心弦的彩照，望着创造奇迹的人——呼噜二哥那精神抖擞的形象，激

动得他双手颤抖，眼里溢满泪水，印积在脑海里的事件，也变成了一幅幅撼人心弦的彩照——

升了宝帐以后

……

“钢铁元帅升宝帐呀咳——咳咳……”

炼钢工地，广播站正播放着呼噜二哥的录音。别看呼噜二哥说话有点儿呼噜，可是唱起驴皮影来，却有腔有调，有滋有味儿。

“大小三军细听我言——”

第二句还没落音，“啪”的一声，麦克风被闭住了。谁闭的？呼噜二哥自己。

“嗯，唱得好好的，咋闭了？！”戴着“大炼钢铁工地指挥”红袖标的王凤走过来，一挥手中的小红旗，莫名其妙地问。

“唱错了，也干错了！”呼噜二哥望着乱糟糟的炼铁工地，气不打一处来。

“嗯，怎么错了？！”王指挥叮问。

“你还看不着——好好的砖弄来盘炉子，都烧酥了；土坯子搭炉，都烧碎了；黑金子一样的煤，烧成了灰；好好的铁矿石，炼成了驴粪蛋子……”

王凤小红旗一摆，训斥道：“什么驴粪蛋子，那叫‘结铁’！”

“咳咳，结铁？能铸铍子还是能打镰？”呼噜二哥拿过一块结铁，用手一攥就成了一把灰土，拿到王凤的鼻子下，干咳两声问道，“铁，铁，有这么面乎的铁吗？！”

“你，你无理取闹——咳咳……”王凤一急也干咳上了。

“我无理取闹——”

人们的心都是向着呼噜二哥的。本来是嘛，呼噜二哥对这大炼钢铁是有贡献的。王大队长（以后是钢铁工地的总指挥）以组